

1812

辰溪文史资料

第



辰溪文史资料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湖南省辰溪县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五月

2A58/1-3

审定人员	谢世祥	刘际银	刘明珠	高纪隆
	周福友	刘恩伟	濮竟成	包太辅
	张敏德	唐新民	赵其江	王子喜
责任编辑	黄理孚			
编 辑	梅慧农	肖守资		
校 对	李绍奎	梅慧农		
封面设计	黄理孚			
封面题字	杨 帆			

前 言

《辰溪文史资料》第一辑，在全县人民的关注和支持下，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一九八四年三月，我县成立了人民政协组织。遵循《政协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同年九月，县政协文史办着手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在中共辰溪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的重视、关怀下，承县委统战部、党史办、档案局、民政局、工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援和广大政协委员、特约文史资料员、各界知名知情历史见证人的热情撰稿和查证史实，为我们研究、整理、编辑、出版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谨致谢意。

辰溪地处湘西边陲，扼川、黔通衢，崇山峻岭，地形险要，为历代兵家所重。自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建县至今，我们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饱经沧桑。但历史文字记载仅至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修撰的《辰溪县志》止，以后的一百六十多年，是个漫长的空白点。《辰溪文史资料》虽不能代替县志，但通过历史见证人撰写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能抢救遗存，弥补空白，承前启后，惠留子孙。我们正是本着这一宗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原则，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总任务、总目标，力求史为今用，启迪未来，进行了部份

文史资料的整理、编辑工作。

编辑文史资料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崭新的工作，初尝浅试，经验不足，加之岁月流逝，沧桑多变，资料残缺，水平有限，纰漏和谬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並望各界人士继续积极组稿、撰稿，使《辰溪文史资料》能够持续不断，越办越好。

《辰溪文史资料》第二辑拟出版“三五事变”专辑，欢迎亲历、亲见、亲闻者积极撰写回忆录，从各个角度反映事件的本来面目。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五月

目 录

辰溪县建制沿革及疆域变迁·····	张孟博 刘明裕 (1)
翼王石达开部路过辰溪·····	县档案局供稿 (5)
雷水牯起义·····	县档案局供稿 (8)
北兵暴行·····	县档案局供稿 (11)
关于马继增之死·····	张孟博 (14)
辛亥革命烈士杨任事略·····	刘恩伟 焦非文 (16)
龚超汉为辛亥革命死难·····	县档案局供稿 (18)
抗日战争时期的辰溪·····	张尊五 (19)
日机轰炸辰溪县城之暴行·····	刘际铨 <u>朱元龙</u> 张尊五 (24)
抗日时期来辰溪的国民党海军部队·····	县档案局供稿 (27)
解放前辰溪县属地方武装概述·····	张尊五 (30)
辰溪“国大”代表竞选内幕·····	宫兹泉 (33)
向忠良之死·····	张成栋口述 (38)
刘家壩大惨案·····	县档案局供稿 (40)
梅州一日三劫·····	县档案局供稿 (41)
打败土匪彭金吾·····	县档案局供稿 (42)
罐形地战斗·····	县文化局供稿 (43)
大坪战斗·····	张希雄 唐新民 (45)

岩梯歼敌.....	张希雄 (47)
匪首刘盛喜落网记.....	田来生口述 (49)
解放前辰溪煤炭工业概况.....	朱元龙 (55)
惨痛的回忆.....	韩忠钧口述 (62)
辰溪电厂简史.....	谢镇衡 (66)
戊戌以来的辰溪教育梗概.....	张 冲 (69)
辰溪私塾概述.....	刘明裕 余庆鸿 (81)
大酉书院.....	刘明裕 余庆鸿 (85)
湖南省私立辰溪联合中学始末.....	张 冲 谢申福 (88)
辰溪解放前辰河戏概况.....	张孟博 (90)
解放前辰溪外来剧团、剧种演出情况的回忆.....	张 涵 (108)
肖洪贵烈士.....	县民政局供稿 (114)
先祖父丕卿公事略.....	米仁洽 (116)
追忆向绍轩.....	向绍敬 (119)
书法大师米子和.....	米西成 唐群友 (121)
瑶族首领陈文武生平事迹.....	蒲怀甲等 (124)
清末、民国时期辰溪县长考.....	张 冲 张尊五 刘渭川 (129)
辰溪八景.....	梅慧农编辑 (133)

征稿启事

辰溪县建制沿革及疆域变迁

张孟博 刘明裕

辰溪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县，地处湘西边陲，当川鄂之通衢，扼云贵之锁钥，自古即为兵家所重。自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建县至今，其间或分或合，或废或置，县名更易，郡属递换，疆域变迁颇为频繁，尤以建县至唐初八百年间为甚。

湘西为古五溪蛮地，春秋之际，荆榛未辟，故不列行政区划之内。战国时属楚地，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灭楚，始置黔中郡，以扼控五溪。秦亡，楚汉纷争，地属衡山王吴芮。西汉高祖（刘邦）二年（公元前205年），改黔中郡为义陵郡，郡治设义陵（今溆浦）。五年（公元前202年），复改名为武陵郡，郡治不变，领县十三，辰溪于是时建县。初名辰陵，因县治设今上铜山（注1），地处辰水之阳，遂更名为辰阳县。今麻阳、凤凰、花垣（过去名永绥）及贵州铜仁一带皆其辖地。王莽灭汉建新（公元9—23年），改武陵郡为建平郡，辰阳县更名为会真县（《汉书·地理》作会亭）。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元年（公元25年），复武陵、辰阳原名，迁郡治于临沅（今常德西），并废义陵县，将其地并入辰阳；又将原属舞阳县之芷江析出，改隶辰阳，至是，辰阳县之疆域较西汉时大为拓

展。三国时（公元220——265年），武陵郡属孙吴管辖，复将芷江从辰阳析出，仍隶属舞阳。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公元280），废辰阳并入潭城县。至东晋安帝（司马德宗）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复废潭城县并入舞阳县地。自西晋武帝太康元年至东晋恭帝（司马德文）元熙二年（公元420年）的一百四十年间，辰溪无县的建制。南北朝宋武帝（刘裕，公元420——422年）时，从舞阳析出辰阳（包括原属之凤凰、永绥）及义陵两地，复置辰阳县，仍属武陵郡。宋亡齐兴，将麻阳从舞阳析出并入辰阳。至此，除铜仁一带未划归外，基本恢复晋代前辰阳疆域。梁武帝（肖衍）时，于武陵郡外，增设南阳郡。析出辰阳所属之永绥改隶泸州（今泸溪）；并改辰阳为建昌县，隶于南阳郡。陈宣帝（陈项）太建年间，析武陵郡，增置沅陵郡，废建昌名，复辰阳旧称，仍隶南阳郡。隋文帝（杨坚）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沅陵郡为辰州。是时，辰阳县治迁于沅水北岸（即今县治），该地正当辰水入沅之口，非辰水之阳，遂易县名为辰溪（注2），改隶于辰州。隋炀帝（杨广）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辰州复改为沅陵郡。至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肖铣据湖南，自称梁公，沅陵郡遂入于梁。唐高祖（李渊）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平梁，复辰州旧称，并析出辰溪所属之义陵、麻阳两地，置淑浦、麻阳两县；复析出凤凰，分属于麻阳诸县。至此辰溪疆域大为缩小，成为辰州下属之一小县。五代时，马殷称楚据湖南，析辰溪之一部复置辰阳县，未几即废。宋太祖（赵匡胤）乾德六年（公元963年），设“辰州泸溪郡军事”，沅（沅陵）、泸（泸溪）、辰（辰溪）、

溆（溆浦）四县属之。元代改州为路，明代改路为府，称辰州府。清沿明制，属县均不变易。辰溪于清初颁发县印时，易“溪”为“谿”，遂定名辰谿。当时疆域：东七十里至道光屯与溆浦交界；南八十里至花岩坡与芷江接境；西三十里至九曲湾与麻阳毗邻；北二十里至长田与沅陵接壤。东南至铜顶一百里通黔阳；东北至界牌坳十五里连沅陵；西南至永安庄七十五里连麻阳；西北至码子桥十五里界泸溪。

民国成立，废府设道，辰谿属辰沅道。未几废道设区，辰谿属第四区。抗日战争初期，全省划为十行政督察区，辰谿属第九区；并对历史遗留的“飞地”与“插花地”，作出合理调整。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将沅陵之南庄坪飞地划入辰谿。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将原属麻阳之鹅公颈、郑家人、何家人、曾家坪等飞地及原属溆浦之杉木坪，谭家场等插花地亦划入辰谿。同时，将属辰谿之屯里、沙湾、拉湾坪等飞地划归泸溪；牛马冲、黄泥田等插花地划归溆浦。同年，省府鉴于怀化一带土匪盘踞，四出劫掠车旅、行客，而各县管辖均鞭长莫及，乃将芷江、黔阳、辰谿三县边地各析出一部，增设怀化县。辰谿析出之地为均和乡整乡；正和乡、孚和乡少部，即从铜鼎坪、关山、龙场，斜滩坪、黄溪园、赤岩湾、直到排叶；中和乡大部，即花桥、细緬垅、三洞溪、观音塘、阿水溪、近泉铺、大山铺一带。现怀化之铜鼎乡、花桥乡即为当年所析出之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原第九行政督察区改为沅陵专区，专署设辰谿。1952年，析沅陵专区所属八县，分别隶于“湘西苗族自治区”（后改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芷江专区。辰谿划属芷江专区。1953

年，芷江专区改为黔阳专区，专署迁安江。同时，将沅陵之孝坪乡划归辰谿，即现在之孝坪镇、田湾、板桥、船溪三乡及方田所属之米家溪、竹坪、球岔、古寨、圪湾、沙坳、方田、千萝坪、高桥、皂角坪、江东、大湾、当家洲、赤岩、鱼潭等村。1955年，将溆浦之黑家溪、岩塘坡、胡家坪、写字岩、丁家冲等地亦划归辰谿黄溪口乡。1980年，黔阳专区改名怀化专区，专署设怀化，辰溪隶属不变。

解放初期，政府行文、布告均作辰谿，至1956年，复“谿”为“溪”，定名辰溪。辰溪自建县至今，已历二千一百八十八年，其建制沿革及疆域变迁大致如此。

注一：铜山，古县治，位于现桥头乡政府靠北三华里一带，迄今尚有县场、教场、城隍庙、监狱、衙门前等遗址名称。其地虽离河道较远，乏舟楫之利，然平原较宽广，古为鄂、川、滇、黔往返必由之路。

注二：新县治辰溪即现辰阳镇，前临沅水，后倚熊背，双溪绕其左，锦崖环其右，虽小而固。明初屡筑土城，迭遭水圯。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知县曹行健因旧址建石城。据县志载：“周围城垣二里三分四百二十二丈，高一丈一尺至一丈四尺不等，厚一丈至一丈三尺不等。门五。曰东门、西门、上南门、中南门、北门，城楼五座（附图）。城墙遗迹，有些地方仍存。”

翼王石达开部路过辰溪

太平天国发生内讧，翼王石达开率部转战江西、浙江、福建各地，然后决计入川。

清咸丰十一年，辛酉冬月十一日（公元1861年12月12日），石达开部在怀化榆树湾与清军遭遇，交锋之际见清军四方云集，难以久持，即率部转移泸溪。

辰溪知县潘清风闻太平军十万余众向辰溪方向奔来，大惊。时城内仅老弱残兵四百，无法抵挡。潘清唯恐失城问罪，遂朝服衣冠徬徨府内，意欲待太平军渡沅江入城即自尽，因太平军无取城打算，方免一死。

冬月十二日中午，石达开部由怀化细柳垅进入辰溪县境，经铜锣山过株木冲，出梅州沿溪而下，再经庙头湾至王安坪安营。

冬月十三日石达开部取道石马湾，行至岩咀边，即连船搭成浮桥，横渡辰水过鹅公颈。石马湾巨富刘太老，先日闻太平军将至，即涉水藏于鹅公颈洲上，以为万无一失。不料石达开部途经此地，将其俘获，经查明刘为富不仁，即剥去身上衣着，捆于洲上，经三昼夜冻饿而死。

冬月十四日，石部一路至抱木洞，为避免惊扰百姓，未穿院而过，绕道田间小路，直奔潭湾。另一路约四百余人行山路，夜宿周家人。蛇形民团谢老人，谢胡子，谢告花子等人，自恃精通拳棍，翌日晨率民团百余人妄图阻挠太平军前进，两军激战于肖家人，螳臂挡车，焉能成事，片刻民团溃

败，谢老人死于合颈垅担子丘。铜山民团团总欧相公赶来接应，也战死在西庄坪路上，其余民团四散逃命，石部不予追赶，马上出猫儿冲，过蚂蝗塘赴潭湾与大军会师。

冬月十五日拂晓，石达开部前哨分两路进军，一路由洪河桥进覃家塘过茶冲垅去浦市，另一路由门脚岩直奔小田坪，下杀人溪（注一），过张家溜时，停泊在余家咀的三艘清廷炮艇，不敢正面阻挡，乃让过其前队，尾后虚张声势地连放数炮。石达开部因急于赶路，避免交锋，遂改道乾灵山出高桥下浦市。后续大军取道小田坪，过岩溪口、长坡、鸡冠坡抵浦市。石部途经小田坪时，首富杨氏，身穿破衣，躲在家中守护金银，经当地老百姓告发，被捉而杀之。

石达开部途经辰溪，历三昼夜，所过之处军纪严明，对穷苦百姓秋毫无犯。他们还号召青年人一起去打江山，当时我县沿途参加太平军的有茅棚冲刘固之等一百余人。刘家壩刘成富曾邀集青壮农民十余人，于大军过境后赶赴浦市入伍。由于太平军的影响，我县第二年爆发雷水牯起义事件。

石达开部过境后，清军跟踪尾追，编造“长毛（注二）前站不杀人，后站要杀人”的谣言，冒充太平军，沿途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群众洞察其奸，愤恨已极，当一队清军约百余人路过雷打岩时，群起而攻之，截杀该军大部，仅抱木洞李懂扬就亲手杀死五人。残部逃奔桐玉里、石马湾时，又被当地群众一路围歼，致全军覆没，无一漏网。

注一、杀人溪：辰溪原无此地名，据老人传说，石达开

部过辰溪时，曾请三位响导引路，响导故意将路引错，被太平军察觉，愤而杀之。地富豪绅为污蔑太平军杀人放火，故将该地命名为杀人溪。

注二、长毛：清廷对太平军之贬称。

1959年县志办整理
县档案局提供资料

雷水牯起义

雷水牯，辰溪中伙铺刘安台人。十余岁时父病故，家贫无以维生，随母下堂唐姓。稍长，拜朱铁匠为师。出师后，为了糊口，在中伙铺、小龙门一带打铁，有时又去挖煤运炭。雷水牯身高体壮，面肤黧黑，性情刚直，见义勇为，故人称之为“水牯莽子”。他曾加入哥老会，为龙头大哥，结识工农兄弟甚多。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辛酉大旱，清王朝不顾人民死活，仍四处派兵敲诈勒索，逼粮催夫，人民不堪其扰。是年冬月，太平军翼王石达开部路过辰溪，雷水牯深受其影响，几次与响水洞杨成家（道师）、坨田垅覃元洪（地主）、贺家垅贺连友（农民）、崩塘溪黄兴胡子（农民）、麻阳河落郑世贵（农民）等会友相商，秘密组织力量，伺机起义。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正月，有一清兵从山塘驿至中伙铺，在农户家敲索财物，并欲强奸妇女，雷水牯见状大怒，挥锤将其击毙。山塘驿驿丞闻讯，派缉凶队前往捉拿凶手。是时雷水牯已将中伙铺附近铁匠、煤工两百余人组织起来，各持武器向寺前进发，在把卡坳一举将缉凶队击退。消息不胫而走，远近农民闻风响应，起义人数陡增至数千余众。

雷水牯当即在锄头坪扎台拜旗，自称义王，封杨成家为

军师，贺连友为将军，屯军檀龙坡，并在二蹬岩修筑寨堡，同时派覃元洪、黄兴胡子、郑世贵等人在龙泉岩帽子坡一带设防。义军提出“打富济贫”口号，一面组织当地铁匠日夜赶制武器，一面打开政府仓库和豪绅粮仓以供军需。不久，东起长田湾，西至帽子坡，狭长几十里地区都处于义军控制之下，城南二十里外清王朝政令不行。

山塘驿驿丞几次向义军发起攻击，均被击退，县城震惊。知县黄国琼派地方团练米少穆率部会同山塘驿清军共两百余人进攻寺前，又为义军所攻，两军相持半年之久。秋收后，沅水南岸、锦江东岸农民均将粮秣送往龙泉岩、寺前及二龙山一带支援义军。义军兵广粮足，积极筹划攻取县城。辰州知府一面密令知县积极防守，一面向上告急，请求发兵“进剿”。

八月初九，辰州知府率左营赵参将所属清兵会同地方团练米少穆部共两千余人，分两路大举向义军攻击。同日镇竿（凤凰）提督田宗荣也率清兵六百余人，经细緇垅北下，配合作战。清军八百余人由大路口上山塘驿进攻檀龙坡，杨成家与贺连友指挥四百义军，凭隘顽强抵抗，清军被阻于寺前、木桥江、兰家湾一带。

另一路清军约两千人由小路口上王安坪进攻龙泉岩，龙泉岩义军虽近千人，但分布面甚广，大部分驻扎在茶田垅、大水田、帽子坡一带。当得知敌军大举进攻时，雷水牯急带五百义军，从板溪出泥潭坪击敌主力。兵至渭河与敌军遭遇，因事出仓促，义军败退，本欲退守龙泉岩，但田宗荣部已占领龙泉岩附近山头，只好退守泥潭。这时黄兴胡子率百余人由大水田出桂潭，覃元洪亦率百余人由茶田垅出泥潭，义军见

援军至，士气大振，回师反击，敌不支，败退湄河湾、庙头湾、龙泉岩。田宗荣部昼夜在山头赶筑工事，防范义军。

八月初十，清军从三面向义军发起围攻，田宗荣部经易家向泥潭奔袭，兵至清山垅，雷水牯率义军突然由树丛中杀出，将田部逼退至一丘大水田中，当即杀死清军百余人，田土被血染成红色，当地人民为纪念此役，将这丘田命名为“人命田”，也叫“杀人田”。

义军覃元洪部与清军激战在泥潭、湄河一带，因覃元洪部全系农民，缺乏作战经验，加之清军武器较优，众寡不敌，义军被围困在蔡家人，覃元洪阵亡。

义军与清军连续激战六昼夜，双方伤亡惨重。十四日黎明，雷水牯率众突围，由湄河绕蛮田垅，经毛家坪、把卡坳，退守檀龙坡时，义军只剩下百余人。黄兴胡子也率少量义军突围回走帽子坡与郑世贵部会合。

八月十五日清军集中全力攻打檀龙坡，义军奋勇抵抗。时至正午，清军炮火击中义军火药桶，雷水牯被烧成重伤。另一股清军由烂桥坑摸上，义军四面被围，阵势大乱。雷水牯、贺连友英勇牺牲，杨成家等百余人被俘，关押县城城隍庙，严刑拷打后全部遇害，知县黄国琼还将遇害义军首级割下，悬挂于中南门码头示众。一场农民起义运动，虽然失败了，但雷水牯起义的英勇事迹，却长期在民间流传。

1959年县志办整理
县档案局提供资料